



羊城今昔

第二集

65I

羊城今昔



羊城今昔

第二集

羊城晚报编辑部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收集的十八篇通讯特写，反映了广州市各阶层人民解放前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的巨大变化。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幅幅在旧中国的工人、农民、教授、艺术家、家庭妇女、孤儿……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下，受到各种迫害的悲惨画图；也可以看到这些人在新社会翻了身的幸福生活。有几篇通讯还通过一些曾经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地方受到各种迫害的人的痛苦经历，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十八篇通讯特写，可以作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帮助那些在新社会甜里长甜里大的年青一代增长一些什么叫做压迫、剥削……的知识，从而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更自觉地投身于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坚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羊 城 今 昔

第二集

羊城晚报编辑部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广州光孝路17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T10111·607

书号：2171·850 1163毫米1/32·4印张·84,033字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400 定价：(5)三角六分

前 言

《羊城今昔》一书出版以后，我們曾經收到一些讀者来信，鼓励我們繼續把那些散見于《羊城晚报》上的新旧社会回忆对比的通訊特写汇编成冊。最近，有些讀者又旧事重提，希望我們更多地发表和編印解放前后劳动人民的亲身經歷或耳聞目睹的史实。他們认为，这不仅在当前向年青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具有重大作用，而且也可為記載广州这个英雄城市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书庫添上一卷，将来对后代进行教育也不失为有价值的材料。不然的話，随着时光的消逝，飽尝旧社会苦难的人将陸續离开这个世界，那时要搜集那些生动而又逼真的史料，便会碰到較多的困难。

我們深深感觉到这些讀者的意見，是反映了广大羣众特别是青年人的要求的。我們的年青一代，大都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他們在党的教育下，大部分是有一定的政治覺悟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設中是积极的。但是由于他們沒有亲身遭受过或者沒有亲眼看見过剝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迫害，一般都很缺乏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感性知識，对旧社会了解不深，也不完全懂得現在这个美丽的城市是怎

样艰苦地建设起来的……。我们就曾经听说过，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也有这样一些年轻人，当他们听到资本家过去怎样凶残地剥削童工、地主阶级怎样迫害奴婢的时候，往往会天真地提问：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去求救于爸爸？当他们听到反动的统治阶级怎样逞凶恣意杀人的时候，也会提出：为什么不去控告他？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他们对旧社会的无知。这不能不说是生活在幸福时代的青年人的莫大缺陷。他们当中觉悟较高的，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了，他们知道这个缺陷如果不设法弥补，无疑将会严重地影响自己的健康成长，会使自己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蒙头转向，甚至会倒下来。因此，他们迫切要求了解这个城市过去的情况，以及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过去的苦难，从而增加有关阶级斗争的知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面对着青年们这种自觉的要求，我们除了要继续通过日常的宣传报道，加强对读者的阶级教育外，我们觉得，继续编印今昔对比的通讯集，帮助读者更集中地更系统地了解过去，实在是我们的一项无可推卸的责任。

这本集子就是根据读者的建议和要求编成的。如果说，过去编印的《羊城今昔》是着重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院子解放前后的变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今昔面貌，让人们从中听到时代的脚步声的话，那末，这本集子则是侧重以一家一户和一个人昨天的苦难历程和今天的幸福生活的对照，来描画出解放前后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精神面貌及其生活等各方面的变化，好让读者们从这些具体事实中得到启发和教育。无数的实际工作经验已经证明，用家史、厂史、街道史进行阶级教育，实在是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必修的一课。这里所收集的十八篇通讯，虽然不是系统的阶级斗争

的历史教材，也不同于回忆录，但是由于作者进行了深入的調查訪問，搜集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和人，今昔对比鮮明，因而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同样能夠起到作为阶级斗争教材的作用。

在这些通訊特写里，作者通过具有不同經歷的真人真事，以憤怒的笔触从各个方面有力地揭露和控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迫害人民的罪行。請讀者們讀讀《无形的鞭子永远消失了》吧，这篇短短的通訊，反映了一个普通工人在旧社会所受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解雇自由”这条无形的鞭子，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的生存权利。雷任在被无辜解雇后，一家人便墮进了苦难的深渊，沒得吃，沒得住，孩子沒书讀……。請再看看《翻身不忘血泪仇》里的黎钻吧，說这个貧农女儿在旧社会里尝尽了人世間的苦楚，也沒有一絲儿夸張。她当过繅絲厂的童工、地主的奴婢，在城市里曾經是流浪的貧民，有那一个时刻她不是处在剝削阶级的摧殘迫害中！《珠海恩仇》里的水上居民曾苏一家，也是給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苦命人”。在旧社会里，这难道是这些人独有的“厄运”嗎？不！这正是解放前亿万劳动人民的悲慘遭际的真實写照。劳动人民的命运固然是如此凄慘，而教授、演員、乐师、运动員又何尝有半点学术研究、学习、演唱的自由？透过这些人的經歷，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剝削阶级的猙獰面目，以及那黑影幢幢的旧社会的真相。在旧中国是如此，而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华侨、港澳同胞甚至連咿呀学語的小孩，又哪能摆脱“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剝削阶级的种种毒害……。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剝削阶级迫害人民的事实，都是用血和泪凝成的紀錄。讀了这些

文章，我們能不感到憤慨！能不切齒痛恨我們的階級敵人！

這些通訊特寫的作者，也以飽蘸感情的筆尖，熱情洋溢地謳頌了解放後勞動人民的歡樂。解放了，黨的陽光驅散了籠罩在越秀山頭的愁雲苦霧，更換了日夜嗚咽的珠江流水的弦調，勞動人民翻身作主的歡樂氣氛彌漫了整個城市。那個曾經被無辜解雇的工人雷任，解放後跟其他階級兄弟一樣成為新中國的主人，在那間曾經殘酷地折磨過他的自來水廠當了廠長；後來又被送去學文化，參加了黨，現在又當起自來水公司的黨委副書記來了。在翻天覆地的變化中，一個“奴隸世家”的兒子當了人民的審判員，拿起印把子、刀把子向階級敵人施行專政了。一個木工的兒子——昔日學校的“小雜差”，登上了大學的讲坛，當起講師來了……。讀了這些令人興奮的故事，又怎能不引人深思，怎能不增加對黨、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社會熱愛之情！

透過這些今昔對比的事實，我們看到了舊中國里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人的共同苦難，也更具體地領略到翻身作主的勞動人民的共同歡樂。想一想，比一比，心頭實在久久不能平靜！有一些通訊在報上刊出以後，我們便收到一些讀者來信或聽到一些讀者的良好反應。我們深信，現在把它重新整理彙集成冊，呈獻給讀者們，特別是青年讀者們，讓大家更系統地去讀一讀，一定能夠在讀者們的心坎里引起更強烈的階級共鳴，從而進一步樹立愛憎分明的階級感情，激起更高的革命熱情，積極投身於國內外的階級鬥爭，堅決續好無產階級革命的“家譜”。

羊城晚報編輯部

1963年9月1日

目 录

前 言

无形的鞭子永远消失了	司徒坚 (1)
夫妻冤狱	丁 明 (8)
“猪仔兵”再生记	梁宇皓 (15)
“世襲奴隶”当法官	周 毅 (21)
珠海恩仇	麦世忠 古志英 (28)
翻身不忘血泪仇	俞 敏 (36)
慈母欢·慈母恨	周 毅 (47)
百分之六中的一个	余昌国 (53)
书的回忆	俞 敏 (58)
小“杂差”当了讲师	黄伟经 (64)
舞台前后悲欢图	吴其琅 (71)
木偶台后六十年	吴其琅 苏若冰 (77)

音乐世家 麦世忠 (84)

母女运动员 丁 明 (90)

唐山、“金山”、刀山 丁 明 (95)

从一个孩子看两个世界 陈日晶 赵凌云 (104)

那鲁岛上侨工泪 袁效贤 (111)

想起了那人間地獄 邹平涛 (116)

无形的鞭子永远消失了

司徒坚

还差一年，雷任就满六十岁了。可是，你看他那精神抖擞的样子，哪有半点老态：盛暑季节，烈日当空，他经常戴着一顶通帽，早晨从西村水厂出发，直奔设在东郊新工业区的员村、車陂水厂，或者横渡珠江，奔往河南水厂，直到太阳西沉，才满脸通红地回到家里。雷任跑到哪里都有老拍档，只要扯起生产上的事情，他的话就象扭开了龙头的自来水一样，嘩啦嘩啦的沒个完。有人說，那些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五羊城的自来水管，仿佛象雷任身体内的动脉一样，直通他的心脏——雷任把全部心血都灌注到那些管道中去了。雷任现在是市自来水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他老是无休止地想着：怎样把工人的干劲充分发挥出来，把自来水管伸展开去，伸得远些，再远些。

十四年前，雷任也在自来水厂工作。可是那时候，却有一条无形的鞭子鞭撻着他，迫使他含着热泪和那相依为命的水管分离。那条无形的鞭子呀，叫做“解雇自由”。从雷任十五岁到私营机器厂当学徒那一年算起，直到解放那一年，整整三十年間，那条无形的鞭子就象鬼影一样，尾随着他，把他

推向失业、饥饿、贫困的深渊。雷任已经记不清楚，在那三十年间，他经历过多少次“炒鱿鱼”、“吃无情鸡”、“销差”的遭遇。

远的不说，就说当年雷任怎样在那条无形的鞭子的鞭撻下，凄然离开他现在天天进进出出的西村水厂（当时叫增步水厂）的大门。雷任在1946年好不容易才托人在增步水厂找到一份工。他勤勤恳恳地为官僚资产阶级卖了三年气力，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曾经“赏识”过他的技术。他曾经一度以为，这一回，饭碗大概可以保住下来了，可是到头来官僚资产阶级依旧拿起那条无形的鞭子，把它撵走。雷任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农历十二月廿四日，在旧社会正是有钱人忙着办年货，穷人苦着脸逃债的日子。

上午，雷任照常上班，还不知道大祸将至。下午，公司派人送来了一纸“销差令”，限令雷任立即清算工资离厂。他和妻女原来栖宿在工厂附近的马厩（日本帝国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建筑），厂方也下令要立即搬出。这真是晴天霹雳，叫他不知道往哪里躲避。到哪里再找个“饭碗”呢？一家三口



雷任一家被无辜地撵出工厂大门和原来栖宿的马厩，叫他们到哪里去再找个“饭碗”呢？……

又到哪里去找个栖身之所呢？幸好有个同厂的工人帮忙，在已经挤得转不过身的屋子里腾出一角地方，给他妻女暂时栖宿，雷任则跑到相熟的“散仔馆”打地铺去了。那一年春节——也是雷任在旧社会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就这样在那条无形的鞭子的鞭撻下，在失业、饥饿、妻离子散中度过了。雷任回想起那三十年被鞭撻的痛苦，还心有余恨地说：现在的年青人没有尝过“炒鱿鱼”的滋味，不知道那苦处。那时候，工人手停口停，一失业就得饿饭。资本家手上拿着这条鞭子，就可以置工人于死地。这条鞭子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凶器！

雷任怎能忍耐下去呢？这一回，雷任和他的伙伴们再按捺不住了，他们起来反抗了。那一天，和雷任一样不明不白地接到“销差令”的一共有十四个工人。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飞到厂内各个车间和外勤的工人中去，工人们警觉起来了：这是大批开除工人的不祥征兆！不久前，厂方开除了八个工人，这一回又开除十四个，事情都是经过周密策划的：雷任他们十四人头一天被撵出厂门，第二天早晨，当时的御用工会——伪广州市机器总工会第十分部就“介绍”了十四个工人给厂方顶替他们的岗位。事情不是很明白吗？官僚资产阶级和工贼朋比为奸，要培植他们的势力，安插他们的人进来，把原来的工人排斥出去！谁知道第三批的“销差令”又会落在哪一个工人头上！为了争取生存，为了保持饭碗，留在厂内的工人秘密地串连起来，签名要求恢复雷任等十四个工人的工作。他们还把口袋里仅有的几个血汗钱拿出来，叫人捐给雷任等十四个“手停口停”的阶级兄弟，低声地然而有力地說：“我們支持你們！”雷任手上接过阶级兄弟的

血汗錢，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時候，工人要想奪去統治階級、剝削階級手上那條無形的鞭子，要想擺脫失業、飢餓、貧困的厄運，就得準備付出代價——以至於血的代價，因為槍把子是在統治階級和他們庇護下的牛鬼蛇神手上！階級敵人一手拿着無形的鞭子，一手拿着有形的槍彈。十四年前，為了爭取十四人復工的鬥爭，雷任和伙伴們赤手空拳和工賊們奮戰的情景，現在還清晰地印在雷任的腦海里。那一天，增埗水廠的工人群情洶湧地跑到珠江南岸大工賊李德軒把持的偽廣州市機器總工會的會場（當時水廠內工人連開大會的地方也沒有！），要求舉行全廠工人大會討論十四人復工的問題。工賊曹漢奉了主子之命，布置喽羅夾帶斗毆凶器混入會場，企圖搗亂，打亂工人的鬥爭部署。曹漢那傢伙也插着短槍進場。喽羅們按計行事，霎時間會場秩序大亂：有人把裝着石灰的玻璃瓶子擲向工人，有人割斷了電話綫……。幸好工人警覺，在曹漢正要伸手拔槍的一瞬間，一只粗壯的手從後面抓住了他的胳膊。工人們雖然赤手空拳，但義憤填膺，怒不可遏，拿起板凳作自衛“武器”，迫使工賊不敢輕舉妄動。雷任現在談起那一回官僚資產階級企圖通過工賊之手殺害工人的陰謀，還禁不住怒火中燒，他激動地說：要不是我們有所警惕，團結一致，那一次說不定就要付出血的代價！

復工鬥爭堅持了差不多四個月，終於取得了勝利，雷任和其餘十三個伙伴回到了生產崗位。這時候，人民解放軍已經橫渡長江，國民黨反动派大勢已去。可是，臨近死亡的敵人難道就會善良一點嗎？請看一下雷任他們復工後增埗水廠的情景吧。雷任說：那時候，小小一個增埗水廠內，布滿了國

民党的特务組織、官僚資產階級的狗腿、工賊的爪牙等，這些傢伙都“槍頭突突”，不停地在車間里進進出出，監視工人。一次，一個傢伙莫名其妙地瞄準電話綫“練”槍，害得在前一段綫路檢修的電話工人當場觸電死亡！那時候，工人上夜班後，在回家的路上常常提心吊膽，擔心那些傢伙在身後飛來一顆“不帶眼”的子彈！在政權、軍隊還掌握在反動階級手上的時候，雷任和所有工人兄弟一樣，又怎能從根本上改變那被鞭撻、被奴役的命運！

五星紅旗在越秀山頭升起來了。翻身的歌聲，响遍自來水廠內外。從此，那條鞭撻了雷任三十年的無形的鞭子消失了，“炒魷魚”、“吃無情雞”、“銷差”等災禍再沒有在雷任的生活中出現了。雷任不僅有工做，有飯吃，生活安定，還搬進了新建的工人新村，享受各項勞保福利待遇……。

可是，翻身對於一個工人來說，難道就只意味着這一些嗎？工人在打碎了鎖在脖子上的鎖鏈以後，他們得到的難道就只是這一些嗎？十四年的生活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書，它幫助雷任對翻身的理解愈來愈深刻。雷任永遠忘記不了這樣一件事：解放沒幾天，有一天晚上開會遲了，軍管會派到工廠的工作組決定派兩個帶槍的同志護送雷任回家，這件事使得雷任心潮翻滾，一夜不能入睡。他想：“我雷任活了半輩子，過去只有受人鞭撻、無緣無故地被攆出工廠、擔心身後射來暗槍……的‘福份’，那些官僚、資本家什麼時候保護過我們！現在共產黨卻派人護送我——一個普通的工人回家，莫非是真的換了人間嗎？！”不久，自來水廠建立了廣州市第一支工人糾察隊，雷任雖然四十多歲了，他堅決要求黨把槍杆子交給他。當雷任第一次背起槍的時候，想起了昔日在廠內橫

行霸道的“枪头突突”的家伙，想起工贼曹汉在伪机器总工会想拔枪杀害工人的凶相，他内心里充满了翻身当主人的感觉。当他协助党和政府一个一个地揪出那些潜伏着的牛鬼蛇神的时候，翻了身的感觉就更强烈了，他怒瞪着那些家伙：

“哼！看你们还敢作恶不！”

党把搞好生产、管理企业的任务付托给翻了身的工人阶级，付托给雷任。1952年，工厂进行民主改革以后，市自来水公司领导上经过和工人群众酝酿之后，决定叫雷任担任增埭水厂厂长的职务。雷任一听，有点愕然，然后不安地说：

“我挑不起这副担子呀！”他想：“自来水厂供应全市的生产用水和人民的的生活用水，我要是搞不好，人民不是责备我雷任，而是说人民政府、共产党不会管理企业呀！这担子我怎么挑得起！……”党组织给予他勇气和力量，他战战兢兢地把担子挑起来了。他把铺盖搬回工厂，好几个月没有回家过夜。后来，上级又提拔他当市自来水公司副经理。

1956年，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对他说：“雷任呀，送你去学习文化，好不好？”雷任一听，心里又一次充满了对党的感激：雷任小时候只读过四个月书，几乎都忘记了。解放后他参加扫盲班学习，才逐渐认识了几个字。随着担子愈挑愈重，雷任正在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低而苦恼，党又及时地为雷任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办法。党真是比亲爹娘还要了解我雷任的心事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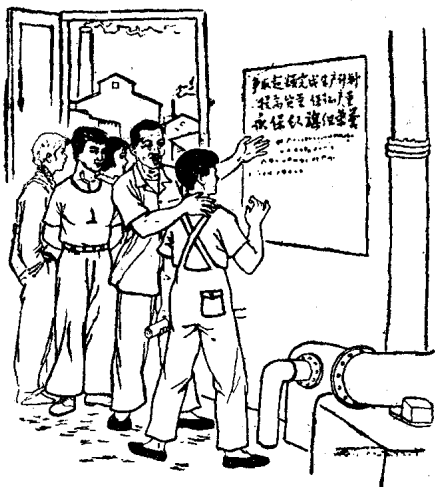
雷任被送去市党校文化班学习时，已经五十二岁了。他戴起了老花眼镜，由语文课本第一册学起，由加减乘除学起。雷任在文化班坚持了三年，没有请过一天假，象小学生一样听老师的话，天天完成作业，星期六回家，还把一些数学

的难题带回家去向女儿妙卿请教（顺便提一下，这个在1949年初因为爸爸被“销差”而马上辍学的女儿，解放后顺利地读完了初中）。

1959年，雷任学习文化回来后，党又加重了雷任的责任，叫他担任党

委会副书记的工作。党要求雷任不仅学会管理生产，还要学会做人的工作，做思想工作。这一切呀，使雷任对翻身的理解又提高了一步。这些年来，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享受翻身的欢乐和荣誉，他更多地、更经常地想到的是：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翻了身的工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要为祖国、为人民、为党多做些什么……。

雷任虽然在世界上活了近六十年，可是只有在解放后这十四年间，当他摆脱了那些无形的鞭子、有形的枪弹的恐吓、威胁之后，他才感觉到自己具有人的尊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活着。翻身当主人的觉悟成为他前进的动力，难怪他的精力愈来愈充沛了！



党把愈来愈重的责任交给雷任，要求雷任不仅学会管理生产，还要学会做人的工作，把人的干劲充分发挥出来……

【段理实插图】

夫妻冤獄

丁 明

旧社会是人間地獄。

想起在旧社会这座无形大牢獄里的慘痛經歷，工人罗允中和他的妻子陈秀珍就憤怒得咬牙切齒。他們的父母都在階級敌人的盤剝和殘殺下慘死了。他們从农村流浪到城市，挨打、失业、飢餓、疾病、顛沛流离，一个女儿送給了陌生人，一个儿子病了沒錢医而很睜睜地咽了气……他們三代人都曾在旧社会这座巨大的无形牢獄里受尽折磨，而他們夫妻俩还无辜被蔣匪軍警鎖进監獄——

那是抗日戰爭胜利后第二年的事。罗允中失业很久了，这位熟练的汽車司机在偌大的陆地上却无法找到一份苦工，好不容易才来到香港，在一艘小汽船的輪机艙里干活。他省吃俭用，积了几个錢，便写信給怀孕的妻子，叫她到香港小住，等候分娩。陈秀珍眼看在惠阳县乡間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带着三岁大的女儿，抱着大肚子前往香港。这时老罗随船去了內地，陈秀珍便在离船公司不远的一間小客棧住下，